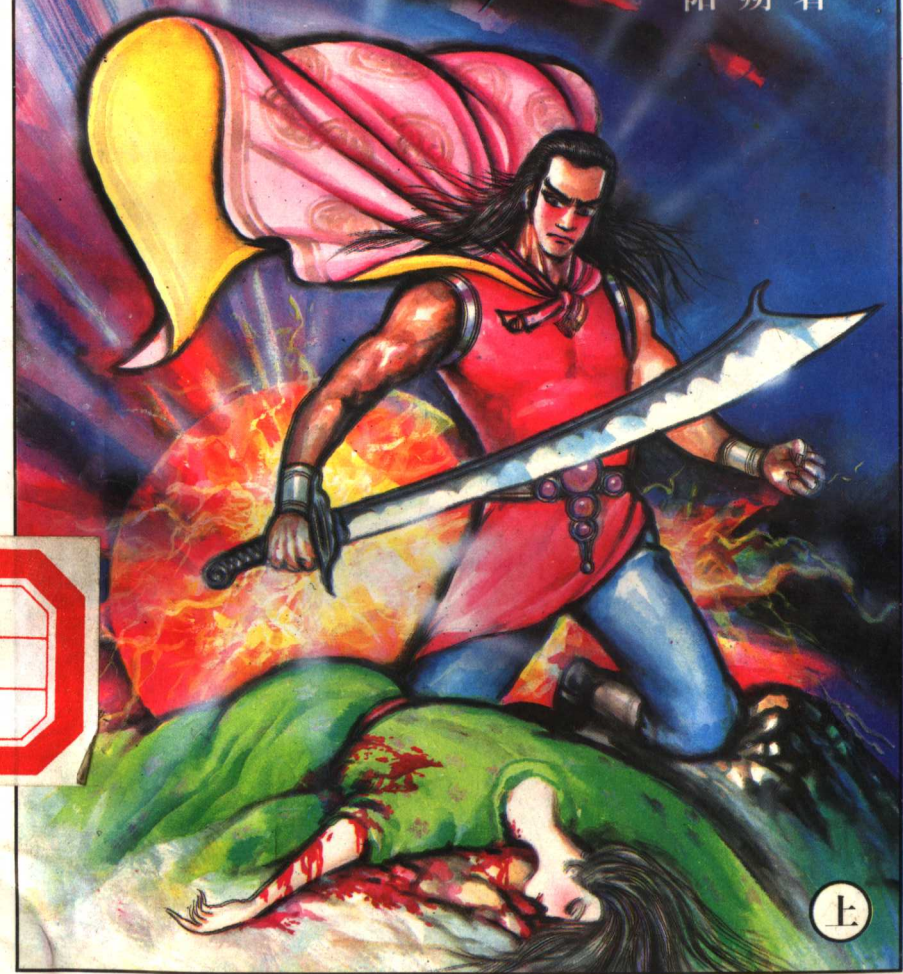


血煞魔君

阳朔 著



上

东54A-4

44568

55

11

325

血煞魔君

阳朔著

(上)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 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桂林

封面设计: 风沙

天侠地女系列 (一) 血煞魔君 (上、中、下)

阳朔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3 印张 45 万字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9—602—4/I·185

印数: 1—10050 册 定价: 24.80 元 (上、中、下)

内 容 简 介

以匹夫之勇，一门之众，居然与整个武林为敌，相持百余年不分胜负，这便是武林中最神秘的人物血煞魔君。

于是每隔三五十年，江湖中便会爆发一场浩劫，血煞魔君所过之处，血流漂杵、尸积如山，黑、白、绿林各道大小门派无一幸免……

此人究竟是谁？出身何门何派？为何对武林中人怀有甚深怨毒，而大量欲血洗武林不可？……

少侠蒲星为寻觅杀父仇人，出道江湖，巧遇百弼庄庄主白彦虎的女儿——毒绿蚁白娥，一见钟情，恰好他的目的地也是百弼庄，便冒名潜入，却不料遭人暗算，生死不明……

号称武林第一庄的百弼庄也于一夕间化为白地……

屡遭大难而不死的蒲星，屡得美人青睐，屡获奇缘，最后竟以血煞魔君的面目重出江湖……

此书是阳朔继《九阴九阳》、《大侠风清扬》、《剑圣风清扬》后又一部憾世之作，读过先生作品的人不可不读！没读过先生作品的更不可不读！

自序

(代前言)

武侠作品之前有序，后有记者确属罕见，大约只有金庸先生有这种高贵品味吧，其他几位名家如古龙先生等也仅偶或有之。

而所谓“序”者，大抵是要介绍作者的生平简历，以及作品的风格特色，并给予评价，后记则是作者在作品杀青后，回思创作过程的辛酸苦辣，聊发感慨，志之于后，其实对作序者和作者本人并无损益，但对读者却不无小助，一则可先略窥一下书的内容、风格、特色、品味；二者也可以知道作者生活及心态的一鳞半爪，较易于引起共鸣吧。

但我不自量力为自己的作品作序，既感贻笑方家，未免王婆卖瓜般，有自鬻之嫌，也感人微言轻，徒费几张笔墨而已。于事无补，大凡物不平则鸣，文人不平，只有鸣之于笔端。我做这篇“自序”，绝非欲比美先达，更不敢仿佛金庸先生之万一，“自鸣”而已。

兹介绍作者生平：原名杨明刚，笔名阳朔，1964年龙年生人，生辰不偶，自小便大病隔几年，小病常缠绵，上学时总要请病假一两月不等，居然于1981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本应在这所工程师的摇篮中养育几年。孰料

又忽发奇想，做起作家梦来，与校方软磨硬泡，旷课罢考无所不用其极，终使校方喟叹：“孺子不可教也。”赐发一张退学证，方得自由。1984年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浪荡四年后，作家梦依然只是“梦”而已，书却没写出一行。

也许是“天怜我才”吧，大学毕业后，因种种缘由，竟成了大庙不要、小庙不收的孤魂野鬼，连续三年没找到工作，连到县级电视站讨份编辑差事也遭婉言拒绝。

穷途末路之下，只得靠卖文为生，好在大学四年，正经课程没学多少。可市面上流行的武侠书却遍览无遗，且为生计所迫，便受人约稿，写了《九阴九阳》一书。

而其实最先构思且执笔写作的倒是这部《血煞魔君》，可谓是处女作了，而在今日方能付梓，也可说命途多蹇了。

这构思曾使我激动，使我茫然，因为这之前除写几篇新闻稿件外，小说却一行也没写过。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构思极为壮观，笔下却很稚嫩，总是达不到自己满意的程度。这也许是文人眼高手低的通病吧。自古以来也仅有李白、杜甫、苏东坡几位有数的绝世奇才能达到心手合一的境界，思想至此，也颇堪自慰。

不过这书终于未能写成，又转手去写《九阴九阳》、《大侠风清扬》、《剑圣风清扬》三部书，合成一个系列《独孤九剑》。

回过头来再看搁浅四五年之久的《血煞魔君》，尽管看出了种种毛病，依然敝帚自珍，不妨弃置，便重新构

思，反复修改，终因才所限，未能达到理想的程度，却也只能如此了。我常想：作为作家，一生倘若邀天眷怜，能写出一部《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类绝世之作，真是死而无憾，而我这一生怕是无此幸运了。

由于书商的唯利是图，《九阴九阳》、《大侠风清扬》均被冠以“金庸新”的名头，既未经我同意，更未征询过我。我虽然气愤，但也只有苦笑。金庸先生量如山岳，自不会与这班小人计较，而我一介文弱书生，无拳无勇，自不能如书中的大侠般去伸张正义，自己的本来面目遭歪曲，也只得听之任之了。而《九阴九阳》发等到量之多，利润之丰厚，我却连未付的三分之二基本稿酬都无处讨要，更使我愤懑于中。好在身旁不公平的事也太多了，尚可强自开解。

而我最感抱愧的倒是许多读者因误以为是金庸先生的大作而不吝掏钱购买，虽非我有意欺骗，却总感内疚，倘若我能拥有如许多的读者，是沾了金庸先生的余惠，我却要衷心感谢金庸先生了。况且我自写武侠小说，便以先生为模式，亦步亦趋，瞠乎其后，于武侠小说名家中所衷心服膺的也只有金庸、古龙二人而已，而对金庸先生尤甚。

1996年11月30日子夜

目

录

第一章	千里赴会死神宴	(1)
第二章	鬼刀出鞘月光寒	(28)
第三章	宝马香车丽人來	(55)
第四章	挺身救美遭暗算	(86)
第五章	香狐美人蛇蝎心	(108)
第六章	图霸假借安天名	(136)
第七章	斩将过关破敌谋	(181)
第八章	怕沾香泽反遭擒	(204)
第九章	鬼王谷口风云起	(233)
第十章	臭味相投结秦晋	(257)

- 第十一章 失之交臂关命运 (282)
第十二章 圣心玉女强留客 (298)
第十三章 倒楣大夫有德妻 (318)
第十四章 逐海飘流傲来国 (343)
第十五章 留得残荷听雨声 (390)
第十六章 蒲星就任罗天府 (416)
第十七章 有女怀春寻吉士 (441)
第十八章 双邪改任哼哈将 (457)
第十九章 万里寻仇血玄黄 (482)
第二十章 波谲云诡兴云庄 (516)
第二十一章 同根相煎中山狼 (534)
第二十二章 四海茫茫何所适 (559)
第二十三章 忠厚君子欺以方 (576)
第二十四章 无弦弓现血战场 (609)
第二十五章 群雄聚会铁血帮 (638)
第二十六章 暗度陈仓取三秦 (665)
第二十七章 单凤三凰偕于飞 (691)

第一章 千里赴会死神宴

“砰”的一声轻响，厅上每个人的心也均“砰”的一跳，四顾望去，却是一人不小心将筷子拂到地上了。

众人面面相觑，尽皆现出愧怍之色。

宽阔的大厅上摆着十来张八仙桌，却只有五张桌上有人，有四张桌上坐满了人，共三十二位，另一张桌上只坐了两入，一位是这座百胜庄的庄主穆希仁，另一位便是传柬邀人的塞外飞驼慕容垂。

穆大庄家资豪富，甲于一方，兼之嗜武如命，自身武艺虽平平，却颇有古时信陵、孟尝之遗风，门下养士从未少于百人，武林中得过他接济救助的不计其数，是以百胜庄的名头在武林中着实响亮，提起穆大庄主来，武林朋友无不竖起大姆指，即使从不相识之人也均闻风景仰，想往其风采。

塞外飞驼慕容垂在中原武林中却声名不显，只因他足迹鲜至中原，在塞外却是一方霸主。因他身躯伟健，轻功

又高，是以人称“飞驼”，此时他正襟危坐，腰板拔的枪杆也似直，那是一点也不“驼”的。

其余桌上坐的无一不是当今武林健者，每一位不是一门、一派之尊，便是一方之霸主、雄杰。穆大庄主虽出手豪阔，广结天下英雄，但座上这些人却是他平日想巴结也巴结不上的，是以当慕容垂找到庄上，意欲借百胜庄束邀天下英雄时，穆大庄主不禁面露难色。他武功平平，自知之明却是颇为高明，情知以自己的面子和塞外飞驼那微薄的名声，要邀这些人到庄上来可是难如登天，但当慕容垂说明要对付的是什么人时，穆希仁登即尽释疑怀，具柬发帖，传邀各道豪雄。

这些人一见到柬上的署名，无不付之一笑，哂然置之，但一看请柬上所说要对付的人，无不骇然失色，急急束装就道，不辞辛苦地来到百胜庄，有些人临行时还嘱托了后事，大有一入强秦不复还之慨烈，百胜庄并非龙潭虎穴，倒是武林朋友的安乐窝，随便怎样落拓的人，只要在穆大庄主前露出一两手绝活，便尽可在这里住下，安之如家，亦毋需为衣食冻馁担忧了，至不济的也可弄一身光鲜服饰，腰中揣着雪白的银两离开，这是武林中尽人皆知的佳话。这些人之所以心下栗栗，视百胜庄为畏途，只因要对付的人委实太过骇人，却又各有因由，不得不过来，恰似被阎罗王的招魂令牌拘来的。

穆大庄主此番款待这些朋友可说的不惜血本，将祖上传下来的镶珠嵌玉的金银器皿一古脑搬将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他平日自己观赏把玩的，即使家人弟子等闲也不得一见，厨下更是十二个时辰不熄火，无论哪位朋友何时到来，均可立时成席，烹龙炮凤，肉山酒海，储备得极为丰盛，这等大手笔委实在武林中寻不出第二家来，连穆庄上下人等也颇为疑惑，他们庄主是否等过了这几天就散伙不过日子了？其实穆大庄主心下明镜一般，他在柬帖上一署名，百胜庄而后怕是没日子可过了。然则他心里也有苦衷，即使明知庄毁人亡，可这张柬帖还是要发。

先前将筷子拂到地面的人乃是铁血帮帮主唐幼煌，当众人眼光当视过来时，他羞的满面紫涨，恨不得钻到地下去，但他一触到那道目光，登时坦然，因为那些目光也均是骇怖恐惧之色，并无不同。

提起铁血帮主唐幼煌，人人均知那是一个杀手无情，残忍狠戾的角色，与他稍有嫌隙的人更是闻风胆落，逃之不迭。而今这份铁血帮主却是全身微颤，心下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别怕，别怕，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一死罢了。虽作如是想，可身子要颤、要抖，却怎生也管不住，明知这副模样落在别人眼中，便成笑柄，却是无奈之何，当下为转移心底的恐惧，推了推旁边一人。他记得当厅上人惊骇四顾时，此公颈项也未尝动一动，当真胆识俱豪，与他

攀谈一二或许稍壮胆气也未可知。

孰料推了一下，竟尔毫无反应，唐幼煌以为此人在想心事，遂用力推了一下。不想此人应手而倒，“当”的一声摔在地上。

这一声不啻是冷水倒进油锅里，登即将厅上凝固的空气炸将开来，三十余人纷纷长身而起，拔刀亮剑，如临大敌，“呛啷”“喀喇”之声响成一片。

慕容垂喝道：“大家别乱，靠紧墙壁。”

这些人也真听话，各展绝学，霎时间齐地靠紧两边墙壁，心下无不暗赞塞外飞驼临变不乱，指挥有方，若是大家一窝蜂似的聚在一处，难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有顷，却再无变故，只有摔倒的那人僵挺在地上，众人无不心下惴惴，栗栗自危，暗道：“这对头好生厉害，看来传言无讹，我等如许多人聚在一处，犹被他不知不觉间作倒一人，看来此番定是凶多吉少了。”言念及此，均不自禁地靠墙靠得更紧了，惟恐被人如法炮制，于不明不白间遭了毒手。

慕容垂大着胆子向地上僵尸走去，凝神谛视，不禁“咦”了一声，怪道：“这位杜兄好象被人点了穴道，并没丢了性命。”

穆希仁早唬得浑身筛糠也似，面无人声，上下牙齿不住打战，叩齿有声道：“那……那……慕容兄……将……

将他……穴道解……解开便是。”说完这句话，直将吃奶的劲也用尽了。

慕容垂皱眉不语，俯下身去，或点或拍，须臾这人动了一下，慕容垂问道：“杜兄，你何时遭了那厮毒手？”

“一剑追魂”杜青闭着眼睛只不作声，慕容垂好生不解，搭他脉门细诊一回，道：“杜兄，你并未受内伤，可是中了那厮无影奇毒？哪位朋友是玩毒的行家，敬请过来参详一二。”

众人面面相觑，无人应喏，只因这些人对自身艺业极为自负，视下毒、暗器为不入流，纵然知晓一二，也讳莫如深。

慕容垂见无人出面，大为不悦，道：“唐帮主，听说你帮中颇有用毒的行家，你不会对此道一窍不通吧？”

其实唐幼煌倒雅擅用毒解毒之道，此人出身川蜀唐门，因与族中人不忿，起了争端，一怒而破教出门，自组铁血帮，十余年来日渐壮大，几已与丐帮此肩，不过江湖中人对他的出身来历知之者甚微，但铁血帮用毒的手段却是无人不知的。

唐幼煌被点到头上，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走出来，干咳一声道：“这个，兄弟也只是略知一二，既是无影奇毒，兄弟怕是不济事的。”

慕容垂道：“唐帮主何必谦光，大家都在生死关头，

务须同心协力才是，这儿可不是藏拙韬光的当口。”

唐幼煌被揭穿了心事，心下好生恼怒，暗道：“倘若逃过了这一关，我不叫你变成死驼，真驼，便算我没本事。”

当下只得走至近前，凝眸观瞧，不由得“啧啧”连声，奇道：“真是怪了，杜兄丝毫中毒的迹象也没有，若说杜兄是中了奇毒，兄弟可不敢苟同。”

慕容垂道：“唐帮主可看仔细了？”

唐幼煌道：“中毒之人便和生病之人一样，瞧其气色便可一目了然。依兄弟看来，杜兄非但未中毒，也未受伤，如何变成这副模样，可真令人费解了，遮莫那厮真有勾魂摄魄之能，将杜兄的魂魄平空摄去了不成？均感匪夷所思。”

众人见并无敌踪出现，尽皆大呼出一口气，纷纷走上前来参研这桩公案。

慕容垂思忖半晌，已隐隐猜着几分，却又觉得不通，心生一计，悄悄用足尖点向杜青软肋“笑腰穴”。

这一招当真灵光，只见杜青“噗哧”笑出声来，一骨碌坐起来，望着身周三十多双眼睛，忽尔又大放悲声，哭得声不得语不得，直如泪人般。

众人无不骇然，一剑追魂杜青在武林中也是响当当的角色，大河两岸宵小奸宄之徒当真是闻其名而胆落，听其

声而魂悸，而今居然跟个小姑娘似的，均感匪夷所思。

百弼庄庄主白彦虎道：“杜兄这又何必，那厮手段毒辣，却也高明之至，不然也毋需我等这些人联手了。杜兄没有丧命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何必觉得脸面上下不来。”

穆希仁不解道：“真不知那厮是怎生得手的，我们这么多人居然毫无所觉，也算是无能到家了。”

慕容垂面带几丝诡谲的笑容，沉吟不语地看着这情景，见众人均是苦思不解的神色，笑道：“这个中缘由，怕只有杜兄一人知晓了，只不知杜兄是否肯说出来。”

唐幼煌道：“慕容先生说笑了，杜兄被人暗下毒手，怎会知晓内中缘由？”

慕容垂笑道：“这个我就说不明白了，但杜兄一定明白得很。”说完径自去到桌旁，捡了一只小巧别致的金杯，端起一壶陈酿汾酒，慢斟细饮起来。

唐幼煌心思缜密，立即感到此中大有文章，当即变了脸色，厉声道：“杜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若不说个明白，可莫怪唐某得罪了。”

杜青一振而起，抹了一把泪水道：“唐幼煌，别人怕你铁血帮，杜某还没瞧在眼里，你意欲如何，划出道来便是。”

白彦虎在旁排解道：“杜兄且莫动怒，危急关头大家肝火忒旺了些，可有什么过节也不能在这当口清算哪，只

要大家都活着离开百胜庄，有什么梁子解决不了的，不过杜兄此番遭遇委实忒奇，若不将个中缘由说出来，只怕大家都没这好耐性。”

白彦虎这番话软中带硬，直言杜青若不说出，便是厅上诸人的公敌，另有几人也喧嚷起来，立逼着杜青说出缘由。

杜青被逼不过，怨毒地望着慕容垂，牙关一咬，毅然道：“说便说，有甚大不了的，老子是怕的，你们有谁心中真的不怕吗？”

慕容垂悠悠道：“怕是想必都怕吧，在下乃具束发起之人，可在下实在怕得很，否则也不会大费周章，请各位朋友前来助拳了，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怕’和你被点穴道有甚关连，可着实猜不透了，从未听说人若怕得厉害，穴道便会自行封住，倒要有请杜兄指教了。”

杜青大声道：“塞外飞蛇，你不用绕弯子，老子明说了吧，这穴道是我自己点的。”

此语一出，满厅哗然，众人面面相觑，均怕自己没听明白，唐幼煌道：“杜兄，可否再说一遍，这穴道……”

杜青此时已豁出去了，在这些人面前自称“老子”，自然没好果子吃，杜青也是自觉颜面扫地，一时间竟尔无所顾忌了，大声道：“再说十遍又怎样，老子是自己点了自己穴道。”